**102學年度第2學期輔仁大學「正向的力量」徵文比賽作品**

**第二名**

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姓 名 | 盧虹蓁 | 系 級 | | 英文系 | |
| 書籍名稱 | 海市蜃樓˙橘子 | | 主題類別 | | 愛 |
| 題 目 | 愛 | | | | |
| 每當在生活的百無聊賴之中，抑或是在靈魂的困頓裡，我總是會想起《橘子》。《橘子》使我瞧見了蒼白生活裡的一線光亮，令我在茫茫的路途中尋得了指標，提醒著我，人間有愛。  　　《橘子》是芥川龍之介所寫的短篇小說，全文雖僅有兩千多字，卻刻畫並傳達了深刻的情感。故事在一個天色陰沉的冬天傍晚展開序幕，主角「我」懷著滿心的疲憊和倦怠，坐上了一個二等車廂。霎時，鳴笛響了，一個十三、四歲的鄉下姑娘也走進了車廂。這農村姑娘「一條骯髒的淡綠色毛線圍巾一直低垂到放著一個大包袱的膝頭上，捧著包袱的滿是凍瘡的手裡，小心翼翼地緊緊握著一張紅色的三等車票」。主角對這姑娘俗氣的長相與邋遢的服裝，皆感到非常不耐，甚至對於她愚蠢地分辨不清二等車和三等車而感到憤怒。於是，為了忘掉姑娘的存在，他的目光機械性地掃著晚報上索然無味的消息，上頭淨是人世間平凡的瑣事。然而，雖然嘗試忘記，但端坐在她正對面的姑娘令人難以忽視。不知怎地，主角對姑娘愈發地鄙視了起來，覺得那位姑娘「臉上的神氣儼然是這卑俗的現實的人格化」。行駛中的火車、俗氣的姑娘與平凡的晚報，對於主角而言象徵著這整個庸碌而無聊的人生。心灰意冷的他如死人一般閉眼，歇息了。火車依舊在隧道中前行。  　　歇息不久，姑娘竟坐到他身旁，使勁地用那雙凍瘡的手打開車窗。主角感覺受到了打擾，便冷眼瞧著她，壞心地希望她永遠都打不開車窗。本來開出隧道的火車，又要駛進隧道內。在火車駛進隧道內的那一剎那，姑娘也終於打開了車窗。濃黑的空氣成為令人窒息的煙屑，湧進車廂，嗆的主角喘不過氣。姑娘卻毫不介意，並把頭伸出車窗外，目不轉睛地盯著前方。火車又出了隧道，隧道兩旁有著荒涼的鎮郊的道岔。道岔的柵欄後面，主角看見了三個臉蛋紅通通的男孩子，肩並肩地站在一起。男孩子們都很矮，身上的衣服跟鎮郊的景色一樣悽慘。看到火車經過，三個男孩一起舉起了手，尖著嗓子叫喊著主角聽不懂的話。這一瞬間，姑娘展開生著凍瘡的手，使勁地左右搖擺，在和煦的陽光的映照之下，金燦燦的五、六個橘子，從窗口朝孩子們頭上落下去。此時，主角恍然大悟，姑娘大概是在前往去當女傭的路上，把橘子從窗口扔出去，是為了送給前來送行的弟弟們。主角屏住氣息，莫名其妙地喜悅了起來。他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目光看向那姑娘，忽然之間，他忘記了那難以言喻的疲勞與倦怠，以及庸碌並無聊的人生。  　　《橘子》的情節簡單明朗，其中蘊涵的感動卻令我難以忘懷。在小說中，姑娘愛護手足的舉止，讓主角的心態由鄙夷轉為尊敬。我認為姑娘手中金燦燦的橘子正是愛的象徵，讓作者自平凡俗鄙的人生中感受到了偉大。橘子，事實上也是與我的生命體驗，巧妙地串連起來了的。隱含在橘子中的情感，令我回想起了我的童年。關於我童年的回憶，我大抵上記不清，但對於我在幼時所受到的照顧與愛護，印象則是無比明晰。  　　童年中的有段時間，我在南部的一個客家村落度過。村落之中，有我務農的、質樸的、最親愛的外婆。外婆擁有一塊種蓮霧的田，總是辛勤地忙碌在其中。外婆眼神專注地替蓮霧進行防蟲作業，經營汗水隨著臉頰流到紅花白花的面巾之中。艷艷陽光灑落，我仰視著他，他的偉大撼動著我，紅如寶石般的蓮霧，是愛的結晶。橘子之於主角，就是蓮霧之於我。我自小便是個討厭自然和農家生活的孩子，事實上我到至今仍是如此。但是，只消一想起那些在炙熱太陽下的紅色寶石，我就丟棄了所有對於個人外在的膚淺批判，也拋開了於生活的種種怨懟，厭棄消逝了之後，只留下滿溢的愛了。而，這才是一切生命的本質，只要認得了這樣美善的質，生活的庸擾再也纏繞不了我，因我無論身在何處，都能懷著對人的敬愛。  　　　是愛，讓人得以看透表面的華麗抑或粗莽，使人在紛亂中尚不被矇去了目光，令人在混濁的世間裡不計地位的高低、種族的差別或是智識的差距。只要有愛，便能相互理解，理解帶來尊重，尊重進而消弭世上一切的差別。主角是每個人的化身，一個個複雜又嚕囌的人類，在這日復一日的世界裡，不知為了甚麼而忙碌著，偶爾總是會覺得人生黯淡得令人生厭。而能使陰霾散去的，是愛的陽光，那樣的陽光，溫煦的令人流淚，淚水流滿的乾涸的大地，滋養每一顆被冷風侵擾的靈魂。  　　橘子，平凡無奇的水果，在這平凡無奇的我的人生裡，時刻提醒著我，要去珍視每個平凡但珍貴的愛。 | | | | | |